

大學人文

教育文存

● 夏中义 著

DAXUE
RENWEN
JIAOYU WENCUN

“精神成人”与大学

“自我实现”论

“科学”三题

“元阅读”：消费时代的文学担当

“精神成人”与大学生

让人文感动青春

科学精神的纯净气场

消费主义与中学生

给中学生讲王国维

《大学新语文》编委岱山会议实录

做时代期待我做的

灵魂白皮书稿

我想做一个尝试

中学语文教育“三个一”

世纪末回答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C53/106

2008

大學人文教育文存

◎ 夏中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人文教育文存 / 夏中义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5633-7502-8

I . 大… II . 夏… III . 人文科学—教学研究—高等学校—文集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098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桂路 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15 千字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000 册 定价: 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专论
3	“精神成人”与大学
45	“自我实现”论
75	“科学”三题
103	“元阅读”:消费时代的文学担当
	第二辑 序与跋
121	《大学人文读本》总序
128	《大学人文教程》后记
132	《大学新语文》序
141	《中国大学生读本》序
148	《大学人文课程实录》跋
150	《克尔凯戈尔如是说》跋
	第三辑 旁白与按语
157	《大学:人文精神的旗帜》旁白
160	《人生须活出意义》旁白
163	《心灵因博大而悲悯》旁白
165	《角色的自期与自律》旁白
168	《科学精神及其责任》旁白
171	《寻找良知》按语
175	《为了忘却的记忆》按语

第四辑 演讲与访谈

- 181 “精神成人”与大学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医科大学的演讲
- 195 让人文感动青春——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 212 科学精神的纯净气质——在汕头大学的演讲
- 228 消费主义与中学生——在上海市七宝中学的演讲
- 242 给中学生讲王国维——在上海市七宝中学的演讲
- 256 《大学新语文》编委岱山会议实录
- 278 做时代期待我做的——答汕头大学学生记者问
- 291 灵魂白皮书摘——答《文艺争鸣》杂志社记者问
- 298 我想做一个尝试——答《北京文学》杂志社记者问
- 306 中学语文教育“三个一”——答《教育参考》特约记者问
- 315 世纪末问答

第五辑 课程试卷

- 319 引子
- 321 上海交大“大学人文”2003 年度试卷
- 323 上海交大“大学人文”2004 年度试卷
- 325 上海交大“大学人文”2005 年度试卷
- 327 上海交大“大学人文”2006 年度试卷
- 330 上海交大“大学人文”2007 年度试卷
- 332 上海交大“大学人文”2008 年度试卷
- 334 汕头大学“大学人文”2006 年度试卷
- 337 汕头大学“大学人文”2007 年度试卷
- 340 汕头大学“大学人文”2008 年度试卷

后记

(第一辑)

专
论

“精神成人”与大学

在当下中国教大学的，往往不曾追问“大学是什么”，也浑然不觉“大学生‘精神成人’应在高等教育中占何位序”。但若放眼世界，便不难明白：有涉大学生“精神成人”一案，在西方高等教育史上，既是晚近百余年来众说纷纭的公共话题，同时也是维系大学命运的思想聚焦，因为它犹如试金石，可用来检测大学在顺应时代潮流“角色”之余，是否依然坚韧地守望人文理想。可以说，从纽曼的“博雅教育”，到弗莱克斯纳的“学术自由”、罗索维士基的“核心课程”，再到赫钦斯、阿德勒的“名著阅读”，贯穿这百年历程的一条主线，正是对大学教育的人文内核的深切关怀乃至苦恋。用心地回眸这段历史，无疑将拓宽本土语境对大学的期待视野，而且也让我们不无欣慰地发现：《大学人文读本》的问世，究其实质，不仅是已攀上世界高等教育学这一平台追随先哲“照着讲”，或许，进而结合切身体悟，也能尝试“接着讲”，讲出一些“中

国特色”。

第一节 博雅教育：精神成人的近代设计

话说大学生“精神成人”的近代设计，便首先不能不提英国纽曼的“博雅教育”。

之所以说“博雅教育”仅仅是理论预设，尚未成为世界教育史的实绩，缘由有二：一是纽曼见长于思想，不见长于行动，尽管他“有能力教育一个民族”^①，却无计将自己的理念细深地灌注到他所执掌的天主教教会大学；但，第二，这倒不妨碍他在 1852 年就职大学校长时所做的系列演讲，却成了名垂史册的经典。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在纽曼那里又称为“自由教育”^②，也有人直译为“自由人教育”^③，重在对大学生人格层面的品性熏陶，此当与“精神成人”概念颇为接近，故谓其是对大学生“精神成人”的近代设计，并无不妥。

纽曼为何注重大学生的“博雅教育”？首先是因为他认准，本科四年实是大学生生命史上特有的“灵魂发育”季节：“一个 17 岁就结束了教育的青年根本无法与一个到 22 岁才结束教育的青年相提并论。”^④纽曼认为，一个正在长个儿即“生理成人”的男孩并

^①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5 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②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7 页。

^③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44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④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6 页。

不等于精神上也会同步成熟,相反,他们错把身心健旺当活力,对自己能承受什么、如何料理自己,一无所知,更无须说“他们的头脑中没有原则可作为累积才智的基础”,“也不能驾驭出现的种种后果……如果他们话多,必乱说无疑”,其实质“是‘年幼无知’”。^①若不对大学生实施“博雅教育”,不难想象,上述“精神缺失”将伴随终身,这无论对学生身心健康,还是对民族精神提升,皆不免悲哀。

故纽曼认定,与功利性“专业成才”相比,旨在“精神成人”的“博雅教育”无疑应在大学教育中占首位,这就像健康的重要性应优先于劳动一样——

再进一步,正如身体健康是劳动的前提,正如健康的人能做不健康的人做不到的事,正如这种健康的特征是力量、活力、敏捷及优雅的仪态和身体的行为、心灵手巧以及抵御疲劳,同样,在总体上对智力进行培育,这最有助于专业学习和科学的研究。受过教育的人能做文盲所不能做的很多事情。学会思考、推理、比较、辨别及分析的人,审美观已得到锻炼、判断能力已形成、洞察力已变得敏锐的人,虽然不会一蹴而就便成为律师、辩护人、演说家、政治家、内科医生、店主、商人、工程师、化学家、地质学家或文物工作者,但是他所处的智能状态可以使他马上就可以去从事我所说的这些科学和职业中的任何一种,他也可以根据他的趣味和独特

^①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7页。

才能来选择自己所从事的科学或职业，而且能够泰然处之、优雅得体、多才多艺并确保成功。而这对于另外的人来说只能是门外汉了。^①

这当然是纽曼苦心孤诣地在为大学生的个体前途着想；若着眼于大学应承当的崇高使命，则纽曼更强调“博雅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

大学并不是诗人或不朽作家的摇篮，也不是学校奠基人、殖民地领袖或民族征服者的诞生之地。大学并不是有望使人成为又一代的亚里士多德或牛顿，成为拿破仑或华盛顿，成为拉斐尔或莎士比亚，尽管此类自然奇迹以前曾出现在大学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它不满足于造就批评家或实验家、经济学家或工程师，尽管这也包容在其范围之内。大学教育是通过一种伟大而平凡的手段去实现一个伟大而平凡的目的。它旨在提高社会的益智风气，旨在修养大众身心，旨在提炼民族品味，旨在为公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旨在为公众的渴望提供固定的目标，旨在充实并约束时代的思潮，旨在便利政治权利的运用和净化私人生活中的种种交往。^②

有了上述铺垫，再来看纽曼的大学观，他为何将大学界定为

^①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86页。

^②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97～98页。

“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并说大学“而非增扩知识为目的”，也就不难解了。^① 解读纽曼的关键，并不在于纽曼为何特别倾心大学的“传授性”而非“科研性”（尽管此点屡遭学界质疑），其实要害在于：得弄清何谓“普遍知识”。这便涉及纽曼的知识观了。

在纽曼眼中，知识有两重性，或有两种使用知识的方式：若将知识作为换取世俗功利的手段，它会变成技艺，成为一个机械过程，它是“实用知识”；若着意于知识赖以发生或构成的哲理要素及其心智本原，那么，它又被称为“自由知识”^②——因为它将显示知识的“价值自足”，即知识将使知识者从内心领悟到某种“足恃于内，无求于外”的灵魂的充实与高贵，即使知识未给知识者带来实利，知识者也能因其富有知识而陶醉。显然，心灵所享有的这份珍贵的自由感，当是纽曼“博雅教育”所渴望达到的目标。

纽曼由此又引申出两种教育方法：一是哲学性的，一是机械性的；前者要达到普遍观念，可谓“教育”，后者则“致力于特殊的和外在的东西”^③，就只能称为“教学”了。为何有此泾渭？纽曼阐释如下：

（因为）在诸如干体力活，学实用工艺技术，做生意，处理各种事物时……对心智本身很少或几乎没有影响，它们包含在靠记

①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1页。

②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32～33页。

③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32～33页。

忆、传统及使用就可以掌握的规则之中，并有其外在的目的。可是“教育”这个词则更高级。它表明了对我们的智力品格以及性格形成所起的作用。它是个性化、永久性的东西，而且通常与宗教和美德连在一起。当我们说知识的交流是教育时，我们真正所指的是知识是一种心智状态或条件。而且，由于心智的培育无疑值得为其自身而追求，由此我们再一次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的确有这样一种知识存在，尽管本身不会带来什么结果，但值得为之追求……^①

现在清楚了，在纽曼辞典里，凡是与“实用”、“技艺”、“机械”……即直接有助于大学生谋生的职业培训，皆与“普遍知识”无涉；只有微妙作用于大学生的心智拓展、品性陶冶、人格升华的“博雅教育”，才真正堪称是“自由”的“普遍知识”之传授。可见，纽曼赋予“普遍”一词的涵义，与其说是在逻辑上相对于“特殊”而言，毋宁说是在价值上相对于“世俗”、“功利”而言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器”乃为“特殊”，“道”为“普遍”；然纽曼此“道”，确凿地说，纯属人“道”，是指对大学生“精神成人”的终极关怀。纽曼曾经忧思：“当人类的低级才能左右了高级才能时，人类就被降格了，并贬低了。”^②如何确保让大学生的“高级才能”驾驭“低级才能”呢？纽曼坚信，唯一可行的，便是将人文性“博雅教育”置于大学首位，与此相比，“专业成

^①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34页。

^②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36页。

才”只是第二位的,至于将大学弄成职业培训所,那就更等而下之了。

学界注意到纽曼论述“博雅教育”时,有一关键词频频出现,这便是“心智”或“心智扩展”,偶尔也用“才智”、“理智”诸词,因为近义。这确乎表明,纽曼主张“博雅教育”应在“心智”层面下功夫,由“博”而“雅”,不“博”则无以“雅”,“博”当亟待大学生“心智扩展”也。坊间流于望文生义,往往一见“博”字,便释为“见多识广”,喻指学识的单纯累积,天文地理,鸡毛蒜皮,无所不知;但纽曼之“博”则旨在学识的融会贯通,是指“能把旧与新、过去与现在、远与近等相对立的概念联系起来看,都能洞察这些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倘若不这样做,就不会看到整体,也看不到中心或本质所在”^①。此类堪称“大局观”的系统思辨机能修炼,近乎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英国拷贝,这当然不是指对世间万象的无序识记,而是要对宇宙万物的普遍联系及其发展,逐渐养成一种自觉而灵敏的系统思维定势。

诚然,有否自成一统的“博”大眼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此人能否活出分量,至少纽曼是这么看的。比方说,海员从地球的一端驶到另一端,但他们所遭遇的多样事物,往往不会在其脑海构成和谐相关的图案,原因便是普通水手无此慧眼;^②相反,极富“大局观”的达尔文却因搭乘军舰沿大洋海岸潇洒走一回,一举刷新了人类对生物进化的宏观视野。耐人寻味的是,达尔文 1859 年

^①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54 页。

^②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55~56 页。

于剑桥的基督学院发表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恰巧与纽曼在1858年辞去教会大学校长职位相差一年。固然，谁也未去考证达尔文的伟大发现是否曾受惠于纽曼所倡导的“博雅教育”，但重在“心智扩展”的“博雅教育”倒委实是纽曼对牛津、剑桥学风的经典性提纯与命名。

若曰“博”表征“大局观”，则“雅”又当何解？或许“博雅”一词本不宜拆开，实在是太想圆满地体会个中三昧，遂有此解构。综合纽曼相关言说，大体可谓“博雅”是指人在心智层面因系统思辨机能的习得，将促成其判断敏锐、洞察深刻、表达清晰、气度沉毅：“凭借理智所拥有的历史知识，它差不多就可以做出预言；凭借它对人类本性的认识，它差不多就能做出反省。它几乎可以说具有超自然的宽宏大度，因为它从来不会气量狭小，也不会观点偏执；它几乎可以说具有处变不惊的信念，因为它不会被任何事吓倒；它也几乎可以说具备了敛心默祷的优美与和谐，因为它熟悉永恒不变的事理以及优美动听的星球乐。”^①这难道不“博雅”么？

明眼人不难看出，纽曼对“绅士文化”情有独钟，以至对“博雅教育”所设定的“心智之美”的每一礼赞，皆可贴上“绅士”品牌。诚然，纽曼心中的“绅士”形象远非只是汲汲于社交礼仪的那种，真正高贵的“绅士风度”作为英国文化精髓的人格符号，“若不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多年的锻炼，通常是难以获得的”——这才是真正的心智培养，而且纽曼不讳言，“这种心智培养已将绅士特有的

^①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58～59页。



优点考虑在内”^①,“它们都是大学的目标”^②。

纽曼不愧为世界大学史上第一个有体系性理论建构的大教育家,他不仅天赋超迈,思想遥深,对人类精神满怀庄严的使命感,而且其学说无处不弥漫传统书院才有的书香与灵性。学界不妨将此解读为是纽曼对后人的操作性暗示:谁若想在现代条件下再度试验“博雅教育”,这可是一项浩大的“学院工程”,亟须“软件”、“硬件”(尽管纽曼不会用如此术语)过硬且配套,若曰“软件”是堪称“纲领”的纽曼巨著《大学的理想》,那么,“硬件”当以人文底蕴浓厚的牛津、剑桥书院为典范了。事实上,纽曼所以非议非寄宿制大学,就是因为认准,只有牛津、剑桥式的寄宿制才能为其“博雅教育”的全面落实提供最佳空间:“真理是很多头脑在一起自由动作的结果”^③;“一大群学识渊博的人埋头于各自的学科,又互相竞争,通过熟悉的沟通渠道,为了达到理智上的和谐被召集起来……他们学会了互相尊重,互相磋商,互相帮助。这样就造就了一种纯洁明净的思想氛围。学生也呼吸着这样的空气,尽管他本人只攻读众多学科中的少数几门”^④。再说,剑桥导修制的师生关系特别亲和,通常是二人相晤一室,无话不谈;(林语堂说剑桥学生是被教授的烟斗熏出来的——果然!)更毋庸说剑桥历史人文荟萃,当“一个基督书院的学生看到弥尔顿(Milton)手植的桑

①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6~7页。

②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40页。

③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12~13页。

④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22~23页。

树，能否无动于衷？一个三一书院的学生住在牛顿的房间里，焉能没有一丝见贤思齐的激奋”^①？这是一个极富“磁场效应”的文化价值“氧吧”，当可使大学生的品性得以纯化、丰盈、充沛且舒展。

纽曼对“博雅教育”的倾空神往与竭诚鼓呼，其动力源自他对个体生命意义的价值自觉，或曰“博雅教育”本是其想播撒到大学园地的人本理念种子。纽曼说过：“我们要使人性变得完美，不能靠消除人性，而是要为人性添加一些超越自身的东西，并指引它瞄准比自身更高的目标。”^②此“目标”竟神圣如此，几近他心中的造物主一样耀眼，因为他坚信：人“生活在尘世间就要思变，完美就意味着经常在变”^③。

纽曼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诗性执著，不仅使他远高于近代人文理想，而直逼布洛赫的现代人生“希望哲学”，而且他关于“向前发展是生命存在的唯一形迹”^④之断言，更惹笔者联想起本土流传的另一名人名言：“发展是硬道理。”尽管前一“发展”指涉个性生命，后一“发展”指涉社会经济，但纽曼箴言同样让人读出那份信仰的坚贞或“硬”度。何谓“硬”？“硬”是指价值根基之无须争议且永远不可动摇也。

^①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134页。

^②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43页。

^③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9~11页。

^④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9~11页。